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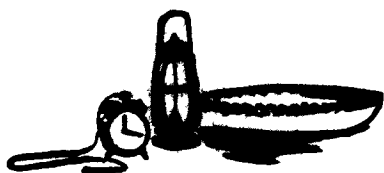
龙马精神

話 劇

刘 沙(执笔) 马开方改編

0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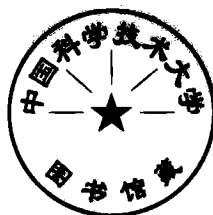


龙马精神

七场话剧

刘沙(执笔) 马开万改编

(根据李准著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封面画：张子久

龙 马 精 神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836 字数60,000 印张3¹/₈

开本787×1092毫米¹/₃₂ 插页4

196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196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1000册

定价(4) 0.37元

CAE42/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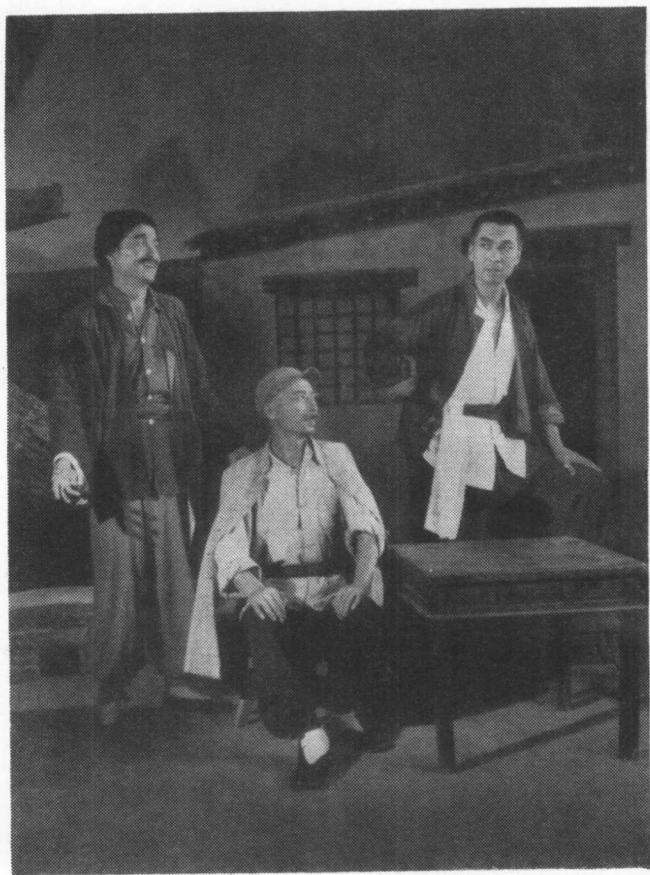
第 二 場

韓芒种敢于拣重担子挑，願負責喂養瘦馬，保证把馬养壯。

韓芒种（左，庞健民飾） 长 水（中，张云祥飾）
李十三（右，賈林簪飾）

河南省話劇團一九六四年演出劇照

魏德忠 周淑丽摄影



第 三 場

芒种識破了富裕中农梁斗的詭計，坚决反对把馬卖给私人。

韓芒种（右） 李十三（中）

梁 斗（左，王保善飾）

第五場

秀真爹批評了只顧小家的女兒，稱贊大公無私的女婿芒種。

秀真爹（中，王際春飾）
蔡秀真（左，陳月英飾）
韓芒種（右）



第五場

這一對夫妻，都想按照自己的生活道路說服對方。

韓芒種（左）
蔡秀真（右）



第 六 場

芒种被調到飼养室工作，梁斗做賊心虛，却仍故作鎮靜。

韓芒种（右）

梁 斗（左）



第 七 場

梁斗、刘翠香損公利己的丑惡行为，被群众一一揭穿。

內 容 說 明

河南农村某公社柿树沟生产队是个穷队，底子薄，耕畜少，又連遭两年自然灾害，亟需克服困难，发展生产。贫农出身的队长韩芒种，为生产队买来一匹廉价瘦馬。該队飼养員富裕中农梁斗百般刁难，拒絕喂養，并企图将馬圈为私有，販卖牟利。这时芒种挺身而出，負責喂養瘦馬，在党的大力支持和贫下中农群众的帮助下，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尖銳复杂的斗争，终于将瘦馬养壮，用于生产，使生产队增加了畜力。

剧本从简单的故事之中，展示出两条道路之間尖銳复杂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贫农出身的优秀的干部和社員的形象，表現了他們大公无私、任劳任怨、敢于斗争的优良品质，以及勤儉办社、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决心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精神。

此剧系根据李准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編而成，演出后受到城乡观众的欢迎，是近年来描写农村題材的成功的作品之一。

統一書號：10069 · 836

定 价： 0.37 元

人 物

韓芒种——柿树沟生产队队委，貧农，共产党员，县劳动模范，男，四十岁。

蔡秀真——芒种妻，柿树沟生产队社員，貧农，三十五、六岁。

长 水——大队党支部委員兼柿树沟生产队队长，男，二十多岁。

李十三——柿树沟生产队副队长，男，五十多岁。

梁 斗——柿树沟生产队飼养員，富裕中农，男，四十多岁。

刘翠香——梁斗妻，四十多岁。

秀真爹——龙驹寨生产队社員，貧农，六十多岁。

王金聚——牲口交易員，男，四十多岁。

陈金生——兽医，男，二十三、四岁。

韓广才——柿树沟生产队五保戶，男，六十七、八岁。

韓大娘——广才的老伴，六十岁。

留 根——柿树沟生产队社員，男，三十多岁。

二 奔——柿树沟生产队社員，男，二十四、五岁。

秋 囤——柿树沟生产队社员，男，二十岁。

李喜鹊——李十三的女儿，十三、四岁。

卖马者——某胶轮车运输队队员。

卖猪娃的老汉。

男女社员若干人。

赶会的男女群众若干人。

第 一 場

时 間：公社化后某年秋天的一个晴朗的早晨。

地 点：河南某山村集鎮，秋后物資交流大会會場的一角。

布 景：远处山樹紫花相杂，一片秋色。山坡上的小村庄历历在目，一条小河象一条透明的玉带环绕在山脚下。小河两旁是层层叠叠的梯田，新出土的麦苗在阳光映照下，象一条条油綠的絨毯。物資交流大会就在这个山坡下的空場上举行。場中央有两棵楊树，树干挺拔，枝叶茂密。横穿舞台有一堵矮墙，墙上貼着各种广告和紅綠标語。从矮墙上方可望見商业摊上扯起的一道道布棚的棚角，棚沿上吊着各种各样的商品。牲口市的大梗绳从台左角扯向內側……

〔幕启，入声喧鬧，男女社員穿紅挂綠，来来往往。广播喇叭里热情地介紹着物資交流大会的盛况和大会工农业商品出售地点。〕

远方不时传来熟食摊上的叫卖声、敲锅声、
剁肉声、擀杖声，还有卖针卖线的叫卖声。
最突出的声音要算牲口市上：一群人正在
議論着一匹瘦馬。

王金聚 誰要？誰要？这匹大馬一百二十块！

青 年 嗨！喊上了！

壮 年 一匹馬才一百二十块钱，真便宜！

卖馬者 我們是不忍心卖湯鍋上，才牵到会上卖的。

〔梁斗貪婪地看着牲口市上，心中盘算着。〕

青 年 乖乖！瘦的就掉一架骨头了！

王金聚 瘦？这馬要添一巴掌膘，能頂两头牛使！

壮 年 （开玩笑地）王金聚，你騎上試試！

王金聚 （笑着）我怕把屁股割两半了！

〔众人哄笑，然后慢慢散去。〕

梁 斗 脚趾头垫桌腿，我想挨一家伙，給他这个价！（向
王金聚，伸出五个指头。）

王金聚 乖乖，梁斗，人家白給你吧！

梁 斗 漫天要价，就地还錢嘛。好，再添十块！

王金聚 再添二十块你也牵不走！

梁 斗 周瑜打黄盖，一个願打，一个願挨嘛。

王金聚 你願打，人家可不願挨。看来你是个行家，可不
是个买家。

〔内声：“这是誰的馬？”〕

王金聚 来了,来了。(下。)

[刘翠香上。她手挽一个网篮,里边装的是猪娃;肩上还背个钱褡,里面装得鼓鼓囊囊的,压得她呲牙咧嘴,满头大汗。她走到树下,将东西放下,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喘着粗气,不时地用衣襟搵着。]

刘翠香 你这个死老头子! 把我一个人晒在那儿, 你跑在这儿看啥?

梁斗 这有匹瘦马,才一百二十块钱。

刘翠香 哟! 可真便宜! 在哪?

梁斗 (指内)就那匹。

刘翠香 就它呀,白给我都不要!

梁斗 你懂啥! 这马,齐牙齐口,身架好,肋骨大,是个好肚量,还能下驹。眼下是没喂好,买回去下点本钱,喂上三五个月,往会上一牵,就是两三千块!

刘翠香 咱可不干那出头冒尖的事。

梁斗 喂牲口怕啥!

刘翠香 你是队里饲养员,这不是找着听闲话吗?

梁斗 我早想好了:不放咱家喂,放他二舅家。

刘翠香 那? ……

梁斗 你还有多少钱? 都拿出来。

刘翠香 这放一块也不够。(掏钱给梁斗。)

梁斗 (点着錢)我再去借借。(欲走。)

刘翠香 老头子! 老头子! 这一堆东西我一个人咋拿得了!

梁斗 你不会找个順路的捎上? 我得赶紧去借錢, 怕一会就卖了。(急下。)

[留根上。他挑着吹糖人的挑子, 挑子上拴个銅鑼, 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嘴里不住大声喊着: “借光! 借光! 我这可是危险买卖, 誰碰坏一个一毛五!” 他边喊边挤, 走出人群, 敲着鑼走来。]

刘翠香 (开玩笑地)吹糖人的, 你都会吹什么?

留根 (信口应对)什么都会吹。你是要天上飞的, 地下跑的, 黃鼠狼拉鸡子, 小耗子偷油, 都会吹。

刘翠香 給我吹个猪八戒背媳妇!

留根 (見是刘翠香)喝! 原来是斗嫂啊! 你这是吃饱喝醉, 拿着人开胃!

刘翠香 都买的啥东西?

留根 我要买的东西沒有。

刘翠香 你买啥貴重东西? 供销社里的东西还不够你买的?

留根 供销社花花綠綠的, 我买了給誰穿呢?

刘翠香 你就是个老婆迷!

留根 喝! 又买了俩猪娃! 你家打算开养猪場啊?

刘翠香 (俏皮地) 就这也比不上你。你这銅鑼一响，黄金万两。

留 根 (也不示弱) 咳！卖糖人有多大出息！哪比得上你这大富裕戶，飼养員太太！

刘翠香 你这嚼舌头的，別胡說八道！今天会上卖了多少钱？

留 根 块儿八角的，够吸烟了。

刘翠香 反正多一个比少一个强。

留 根 你这話我不反对。这总比在队里刨土疙瘩强。

刘翠香 对，留根，这一冬一春，你就別放下这个糖人挑子。

留 根 你說这不假。

刘翠香 留根，你这是回去呀，还是再轉轉？

留 根 不轉了，会上人不少，就是没人来吹糖人。

刘翠香 对，还不如到咱村上轉轉呢。(随手从怀里掏出紙烟，給留根一支) 来，留根，弄根烟吸吸，咱一起走。

留 根 喝！还是好烟啊！嫂子今个儿是真大方！（点着烟，貪婪地吸着。）

刘翠香 留根，来，把东西給我捎上，咱一起走。(边說边放东西。)

留 根 (忙阻止) 那，咱这生意讲不成，这一支烟，捎这么多东西，这不合乎“互利政策”。

刘翠香 你放心，老嫂子亏不了你。（上前与留根耳语。）

留 根 （喜出望外）嫂子，这是真的？

刘翠香 （认真地）咳！嫂子啥时候哄过你？这个女的今年才三十一、二岁，成分好，劳动好，又干净，又漂亮，在咱这三里五村那是数一数二的人品！

留 根 （不相信地）那人家愿跟我这吹糖人的？

刘翠香 你放心，人家一不图财，二不图业，就图个没公没婆的净大人，看好你是光棍一个。你俩再班配也没有了！这事你要愿意，就包在老嫂子身上了！

留 根 （有些相信）你说的这是真的？

刘翠香 （故作生气地）好了，算我骗你呢，你走吧！

留 根 （憨憨地笑笑）来，嫂子，把东西放上，咱们一块走。（去取刘翠香的东西。）

刘翠香 （故作生气地）算了，算了，这不合乎“互利政策”，还是让我自己背着走吧。

留 根 （连忙道歉）嫂子，我是跟你说着玩的，你就当真了？快把东西放上！你要不放，我是这么个大个……（用手比作龟，忙上前把刘翠香的东西放在挑子上，担起边走边说）嫂子，走，我请客，请你喝碗凉粉。

〔二人边走边下。〕

〔李十三、韩芒种从另一边上。〕